

資治通鑑

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九

宋紀一陽大淵獻元四年 宋紀一處上章沿壽盡昭 勅編集

高祖武皇帝

永初元年春正月己亥魏王還宮 秦王熾磐立其子
暮末為太子仍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
改元建弘 宋王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
從容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帝室
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者遂荷九錫今年將暮暮
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
師羣臣惟盛稱功德莫諭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
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見王即開門見之亮
入但曰臣暫還都王解其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
自送亮曰數十人可也即時奉辭亮出已夜見長星竟
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夏四
月徵王入輔王留子義康為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
事豫州刺史鎮壽陽義康尚幼以相國參軍南陽劉湛
為長史决府州事湛自弱年即有宰物之情常自比管
葛博涉書史不為文章不喜談議王甚重之 五月乙
酉魏吏謚宣武帝曰道武帝 魏淮南公司馬國璠池
陽子司馬道賜謀外叛司馬文思告之庚戌魏主殺國

璠道賜賜文思爵鬱林公國璠等連引平城豪桀坐族
誅者數十人章安侯封懿之子玄之當坐魏主以玄之
燕朝舊族欲宥其一子玄之曰弟子磨奴早孤乞全其
命乃殺玄之四子而宥磨奴 六月壬戌王至建康傅
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
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
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甲子帝
遜于琅邪第百官拜辭秘書監徐廣流涕哀慟丁卯王
為壇於南郊即皇帝位禮畢自石頭備灑駕入建康宮
徐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
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
廣覽之弟也帝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
皆蕩滌與之更始 裴子野論曰昔重華受終四凶
流放武王克殷頑民遷洛天下之惡一也鄉論清議除
之過矣 奉晉恭帝為零陵王優崇之禮皆倣晉初
故事即宮于故秣陵縣使冠軍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
降楮后為王妃追尊皇考為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為孝
穆皇后尊王太后蕭氏為皇太后上事蕭太后素謹及
即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詔晉氏封
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
為縣公及縣侯以奉王尊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其
宣力義熙豫同艱難者一仍本秩庚午以司空道憐為

太尉封長沙王追封司徒道規爲臨川王以道憐子義慶襲其爵其餘功臣徐羨之等增位進爵各有差道封劉穆之爲南康郡公王鎮惡爲龍陽縣侯上每歎念穆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穆之死人輕易我立皇子桂陽公義真爲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爲宣都王義康爲彭城王己卯改泰始曆爲永初曆魏主如翳嶺山遂至馮瀨池聞上受禪驛召崔浩告之曰卿往年之言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道秋七月丁酉魏主如五原甲辰詔以涼公歆爲都督高昌等七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酒泉公秦王熾磐爲安西大將軍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林邑大破之所殺過半林邑乞降前後爲所鈔掠者皆遣還慧度在交州爲政纖密一如治家吏民畏而愛之城門夜開道不拾遺丁未魏主如雲中河西王蒙遜欲伐涼先引兵攻秦浩體順切諫不聽太后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希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殷勤戒汝深慎用兵保境寧民以俟天時言猶在耳奈何棄之蒙遜善用兵非汝之敵數年以來常有兼并之志汝國雖小足爲善政脩德養民靜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爲舉動僥冀非望以吾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亦不聽宋繇歎曰今茲大

事去矣歆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疊將進攻黃谷歆聞之喜進入都瀆澗蒙遜引兵擊之戰於懷城歆大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違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復見我母遂勒兵戰於蒙泉爲蒙遜所殺歆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西奔敦煌蒙遜入酒泉禁侵掠士民安堵以宋繇爲吏部郎中委之選舉涼之舊臣有才望者咸禮而用之以其子牧犍爲酒泉太守敦煌太守李恂翻之弟也與翻等奔敦煌奔北山蒙遜以索嗣之子元緒行敦煌太守蒙遜還姑臧見涼太后尹氏而勞之尹氏曰李氏爲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謂尹氏曰今母子之命在人掌握奈何傲之且國亡子死曾無憂色何也尹氏曰存亡死生皆有天命奈何更如凡人爲兒女子之悲乎吾老婦人國亡家破豈可復惜餘生爲人臣妾乎惟速死爲幸耳蒙遜嘉而赦之娶其女爲牧犍婦八月辛未追謚妃臧氏爲敬皇后癸酉立王太子義符爲皇太子閏月壬午詔晉帝諸陵悉置守衛九月秦振武將軍王基等襲河西王蒙遜胡國戍俘二千餘人而還李恂在敦煌有惠政索元緒懼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密信招恂冬恂帥數十騎入敦煌元緒東奔涼興承等推恂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

改元永建河西王蒙遜遣世子政德攻敦煌恂閉城不戰十二月丁亥杏城美酉秋溫子帥三千餘家降魏是歲魏姚夫人卒追謚昭哀皇后

二年春正月辛酉上祀南郊大赦 裴子野論曰夫

郊祀天地修歲事也赦彼有罪夫何爲哉 以楊州刺史廬陵王義真爲司徒尚書僕射徐羨之爲尚書令楊

州刺史中書令傅亮爲尚書僕射 辛未魏主行如公陽 河西王蒙遜帥衆二萬攻李恂于敦煌 秦王熾

磐遣征北將軍木弈于輔國將軍元基攻上邽遇霖雨而還 三月甲子魏陽平王熙卒 魏主發代都六千

人築苑東包白登周三十餘里 河西王蒙遜築隄壅水以灌敦煌李恂乞降不許恂將宋承等舉城降恂自

殺蒙遜屠其城獲恂弟子寶囚于姑臧於是西域諸國皆詣蒙遜稱臣朝貢 夏四月己卯朔詔所在淫祠自

蔣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賢又以勳德立祠者不在此例 吐谷渾王阿柴遣使降秦秦王熾磐及阿柴爲征

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 六月乙酉魏主北巡至蟠羊山秋七月西巡至河 河西王蒙遜

遣右衛將軍沮渠善建節將軍沮渠苟生帥衆七千伐秦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木弈于等帥步騎五千拒

之敗鄯善等于五澗傷苟生斬首一千而還 初帝以毒酒一甕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酹零陵王偉歎曰

酹君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然而卒偉邵之兄也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男帝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王自遜位深慮禍及與褚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九月帝令淡之與兄右衛將軍叔度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帝帥百官臨于朝堂三日 庚戌魏王還宮 冬十月己亥詔

以河西王蒙遜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 己亥魏主如代 十一月辛亥葬晉恭帝于沖平

陵帝帥百官贈送 十二月丙申魏主西巡至雲中秦王熾磐遣征西將軍孔子等帥騎一萬擊契汗禿真

於羅川 河西王蒙遜所署晉昌太守唐契據郡叛蒙遜遣世子政德討之契瑤之子也 上之爲宋公也謝

瞻爲宋臺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門巷填咽瞻在家驚駭

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

豈門戶之福邪乃以離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公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

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禍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之晦或以朝廷密事

語瞻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爲戲笑以絕其言及上即位
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是歲瞻爲豫章太守
遇病不瘳瞻終遺晦書曰吾得登體幸甚亦何所恨第
思自勉勵爲國爲家

三年春正月甲辰朔魏王自雲中西巡至臺竇城 癸
丑以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刺史如故江州刺史王
弘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領軍謝晦爲領軍將軍
兼散騎常侍入直殿省總統宿衛徐羨之起自布衣又
無術學直以志力爲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
宰臣之望沈寔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弈碁觀戲常
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傳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
安異同嘗與傳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
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傳言論不復以學問
爲長 秦征西將軍孔子等大破契汗充眞獲男女二
萬口牛羊五十餘萬頭亮眞帥騎數千西走其別部樹
奚帥戶五千降秦 二月丁丑詔分豫州淮以東爲南
豫州治歷陽以彭城王義康爲刺史又分荊州十郡置
湘州治臨湘以左衛將軍張邵爲刺史 丙戌魏王還
宮 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
僕射傳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
藥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
宗廟而已上性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

所聞上拒而不答檀道濟出爲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
鎮廣陵悉監淮南諸軍皇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於上
曰陛下春秋既高玄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
非才上曰盧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盧陵王義眞
義眞盛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丁
未出義眞爲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諸軍事車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是後大州率加都督
多者或至五十州不可復詳載矣 帝疾瘳己未大赦
秦雍流民南入梁州庚申遣使送絹萬匹且漕荆雍
之穀以賑之 刀塗之誅也其子彌亡命辛酉彌帥數
十人入京口城太尉留府司馬陸仲元擊斬之 乙丑
魏河南王曜卒 夏四月甲戌魏立皇子壽爲太平王
拜相國加大將軍不爲樂立王彌爲安定王範爲樂安
王健爲永昌王崇爲建寧王俊爲新興王 乙亥詔封
仇池公楊盛爲武都王 秦王熾磐以折衝將軍乞伏
是辰爲西胡校尉築列渾城於汁羅以鎮之 五月帝
疾甚召太子誠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
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傳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
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又爲手詔曰後世
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空徐羨之
中書令傳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
命癸亥帝殂于西殿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濃度被服居

處儉於布素遊宴其稀嬪御至亦嘗得後秦高祖從女有盛寵頗以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嶺南管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敢爲侈靡太子即皇帝位年十七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立妃司馬氏爲皇后石晉恭帝女海鹽公主也魏主服寒食散頻年藥發災異屢見頗以自憂遣中使密問曰馬公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諸子並少將若之何其爲我思身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行就平愈必不得已請陳賢言自聖代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爲師傅左右信臣以爲賓友入摠萬機出撫戎政如此則陛下可以優遊無爲頌神養壽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姦宥息望禍無自生矣皇子燾年將周星明敏溫和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必待成人然後擇之倒錯天倫則召亂之道也魏主復以問南平公長孫嵩對曰立長則順置賢則人服燾長且賢天所命也帝從之立太平王燾爲皇太子使之居正殿臨朝爲國副主以長孫嵩及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面崔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代人丘堆爲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官摠已以聽焉帝

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侍臣曰高祖德舊臣祿事四世功存社稷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浩博聞彊識精察天人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與汝曹巡行四境伐叛柔服足以得志於天下矣嵩實姓拔拔斤姓達奚觀姓丘穆陵堆姓丘敦是時魏之羣臣出於代北者姓多重複及高祖遷洛始皆改之舊史患其煩雜難知故皆從後姓以就簡易今從之魏王又以典東西部劉襲門下奏事代人古弼直郎徒河盧曾元忠謹恭勤使之給侍東宮分典機要宣納辭令太子聰明有大度羣臣時奏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王也 六月壬申以尚書僕射傅亮爲中書監尚書令以領軍將軍謝晦領中書令侍中謝方明爲丹楊尹方明善治郡所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立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 戊子長沙景王道憐卒 魏建義將軍力雍寇青州州兵擊破之雍收散卒走保大鄉山 秋七月己酉葬武皇帝于初寧陵廟號高祖 河西王蒙遜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帥衆一萬耀兵嶺南遂屯五潤九月秦王熾盤若遣征北將軍出連虔等帥騎六千擊之 初魏王聞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每歲交聘不絕及高祖殂殿中將軍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王遣人追執之議發兵

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歟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遽棄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爲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爲陛下不取臣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況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帥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疆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可以兵不疲勞坐收淮北也魏王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棄裕喪而伐之何爲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豐伐之今江南無豐不可比也魏王不從假司空奚斤節加晉兵大將軍行楊州刺史使督宋兵將軍交州刺史周幾吳兵將軍廣州刺史公孫表同入寇

乙巳魏王如灋南宮遂如廣籛 辛亥魏人築平城外郭周圍三十二里 魏王如喬山遂東如幽州冬十月甲戌還宮 魏軍將發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以先攻城與先略地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若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急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公河東走不則爲囿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王從之於是奚斤等帥步騎二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時司州刺史毛

德祖成虎牢東郡太守王景度告急於德祖德祖遣司馬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先是司馬楚之聚衆在陳留之境聞魏兵濟河遣使迎降魏以楚之爲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使侵擾北境德祖遣長社令王燮政將五百人戍邵陵將軍劉憐將二百騎戍雍丘以備之楚之引兵襲憐不克會臺送軍資憐出迎之酸棗民王玉馳以告魏丁酉魏尚書滑贊引兵襲倉垣兵吏悉踰城走陳留太守馮翊嚴稜詣斤降魏以王玉爲陳留太守給兵守倉垣奚斤等攻滑臺不技求益兵魏主怒切責之壬辰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踰恒嶺爲斤等聲援 秦出連度與河西沮渠成都戰禽之 十一月魏太子燾將兵出屯塞上使安定王彌與安同居守庚戌奚斤等急攻滑臺拔之王景度出走景度司馬陽瓚爲魏所執不降而死魏王以成臯侯荀兒爲兖州刺史鎮滑臺斤等進擊翟廣等於土樓破之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與戰屢破之魏王別遣黑稍將軍于栗磾將三千人也何陽謀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將軍竇晃等緣河拒之十二月丙戌魏王至冀州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叔孫建將兵自平原濟河徇青兗豫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瑾將步騎五百據項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將兵屯湖陸于栗磾濟河與奚斤并力攻竇晃等破之魏王遣中領軍代人娥清期思彦柔然閭大肥將兵七千人會

周幾叔孫建南渡河軍於碣磳卒未兖州刺史徐琰弃尹卯南走於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於魏叔孫建等東入青州司馬愛之季之先聚衆於濟東皆降於魏戊子魏兵逼虎牢青州刺史東莞空襲鎮東陽城遣使告急己丑詔南兖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救之廬陵王義真遣龍驤將軍沈叔狸將三千人就劉粹量空赴援秦王熾磐徵秦州牧曇達爲左丞相征東大將軍

營陽王

景平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 辛丑帝祀南郊魏于栗磳爲豫州刺史鎮洛陽魏主南巡恒嶽丙辰至鄴己未詔徵豫章太守蔡廓爲吏部尚書廓謂傳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美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五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美之小字也選按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然沈約論曰蔡廓固辭銓衡恥爲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閭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遠矣哉庚申檀道濟軍于彭城魏叔孫建入臨海所向城邑皆潰空襲聚民保東陽城其不入城者使各依據山險焚夷禾稼魏軍至無所得

食濟南太守垣苗帥衆依夔刀雍見魏主於鄴魏主曰叔孫建等入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彼素服卿威信今遣卿助之乃以雍爲青州刺史給雍騎使行募兵以取青州魏兵濟河向青州者凡六萬騎刀雍募兵得五千人撫慰士民皆送租供軍 柔然寇魏邊二月戊辰魏築長城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戍卒以備柔然 丁丑太皇太后蕭氏殂河西王蒙遜及吐谷渾王阿柴皆遣使入貢庚辰詔以蒙遜爲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河西王以阿柴爲督塞表諸軍事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公 三月壬子葬孝懿皇后于興寧陵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爲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使參軍范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級焚其攻具而還魏兵雖退散隨復更合攻之益急奚斤自虎牢將步騎三千攻潁川太守李元德等於許昌元德等敗走魏以潁川人庾龍爲潁川太守戊戌許昌毛德祖出兵與公孫表大戰從朝至晡殺魏兵數百會奚斤自許昌還合擊德祖大破之亡甲士一千餘人復嬰城自守魏主又遣萬餘人從白沙度河屯濮陽南朝議以項城去魏不遠非輕軍所抗使劉粹召高道瑾還壽陽

若沈叔狸已進亦宜且追粹奏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
遽攝軍搶項城則淮西諸郡無所憑依沈叔狸已頓肥
口又不宜遽退時李元德帥散卒二百至項劉粹使助
高道遠戍守請宥其奔敗之罪朝議並許之乙巳魏主
敗於韓陵山遂如汲郡至枋頭初毛德祖在北與公孫
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
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書示
斤斤疑之以告魏主先是表與太史令王亮少同營署
好輕侮亮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便地故令賊不時
滅魏主素好術數以爲然積前後忿使人夜就帳中縊
殺之乙卯魏主濟自靈昌津遂如東郡陳留叔孫建將
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嬰垣苗
悉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
里大治攻具嬰作四重擊魏人填其三重爲撞車以攻
城嬰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緇挽之令折魏人復作
長圍進攻逾急歷時侵久城轉墮壞戰士多死傷餘衆
困乏且暮且陷檀道濟至彭城以司青二州並急而所
領兵少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嬰兵弱乃與王仲德兼
行先救之甲子劉粹遣李元德襲許昌斬庾龍元德因
留綏撫并上租糧魏主至盟津于栗磧造浮橋於冶阪
津乙丑魏主引兵北濟西如河內娥清周幾問大肥徇
地至湖陸高平民屯聚而射之清等盡攻破高平諸縣

滅數千家虜掠萬餘口兖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以兵
少不敢出魏主又遣并州刺史伊禮拔助奚斤攻虎牢
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夏四月丁
卯魏主如城皐絕虎牢汶河之路停三日自督衆攻城
竟不能下遂如洛陽觀石經遣使祀嵩高叔孫建攻東
陽墮其北城三十許步刁雍請速入建不許遂不克及
聞檀道濟等將至雍又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
車爲函陳大峴已南處處挾隘軍不得方軌雍請將所
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破之必矣時天暑魏軍多疫建
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
全軍而返計之上也已已道濟軍于臨朐壬申建等燒
營及器械而遁道濟至東陽糧盡不能追竺嬰以東陽
城壞不可守移鎮不其城叔孫建自東陽趨滑臺道濟
分遣王仲德向尹卯道濟停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
魏兵已遠還就道濟乃雍遂留鎮尹卯招集譙梁彭沛
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以領之 蠻王梅安帥渠帥
數十人入貢于魏初諸蠻本居江淮之間其後種落滋
蔓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巴蜀北接汝潁往往有
之在魏世不甚爲患及晉稍益數萬爲寇暴及劉石
亂中原諸蠻無所忌懼漸復北徙伊闕以南滿於山谷
矣 河西卅子政德攻晉昌克之唐契及弟和甥李寶
同奔伊吾招集遺民歸附者至二千餘家臣於柔然柔

然以契爲伊吾王 秦王熾磐謂其羣臣曰今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王奔世英武賢能爲用且識云恒代之北常有真人吾將舉國而事之乃遣尚書郎漢者阿胡等入見于魏貢黃金二百斤并陳伐夏方略 閏月丁未魏主如河內登太行至高都叔孫建自滑臺西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多魏入毀其外城毛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時檀道濟軍湖陸劉粹軍項城沈叔狸軍高橋皆畏魏兵彊不敢進丁巳魏人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飢疫魏仍急攻之己未城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盡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公生致之將軍代人豆代田執德祖以獻將佐在城中者皆爲魏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奚斤等悉定司兗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魏主命周幾鎮河南河南人安之徐羨之傳亮謝晦以三失境土上表自劾詔勿問 徐羨之兄子吳郡太守珮之頗豫政事與侍中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結爲黨交時謝晦父病不堪見客珮之等疑

其詐疾有異圖乃稱羨之意以告傅亮欲令亮作詔誅之亮曰我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自相誅戮諸君果行此事亮當巾步出掖門耳珮之等乃止 五月魏主還平城 六月己亥魏主都文成王穆觀卒 丙辰魏主北巡至參合陂 秋七月癸酉尊帝母張夫人爲皇太后 魏主如三會臺疾泉八月辛丑如馬邑觀邊源柔然寇河西河西王蒙遜命世子政德擊之政德輕騎進戰爲柔然所殺蒙遜立次子興爲世子 九月乙亥魏主還宮召奚斤還平城留兵守虎牢使娥清周幾鎮枋頭以司馬楚之所將戶口置汝南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 冬十月癸卯魏人廣西宮外垣周二十里 禿髮儁之死也河西王蒙遜遣人誘其故太子虎臺許以番禾西安二郡處之且借之兵使伐秦報其父讎復取故地虎臺陰許之事泄而止秦王熾磐之右虎臺之妹也熾磐待之如初右密與虎臺謀曰秦本我之仇讎雖以婚姻待之蓋時宜耳先王之薨又非天命遺令不治者欲全濟子孫故也爲人子者豈可臣妾於仇讎而不思報復乎乃與武衛將軍越質洛城謀弑熾磐后妹爲熾磐左夫人有寵知其謀而告之熾磐殺后及虎臺等十餘人 十一月魏周幾寇許昌許昌潰潁川太守李元德奔項戊辰魏人圍汝陽汝陽太守王公度亦奔項劉粹遣其將姚贊夫等將兵助守項城魏

人夷許昌城毀鍾城以立封疆而還己巳魏太宗殂
壬申世祖即位大赦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于金陵
廟號太宗魏王追尊其母杜貴嬪爲密皇后自司徒長
孫嵩以下皆增爵位以襄城公盧魯元爲中書監會稽
公劉黎爲尚書令司衛監尉着散騎侍郎劉庫仁等八
人分典四部着古員之弟子也以河內鎮將代人羅結
爲侍中外部都大官摠三十六曹事結時年一百七精爽
不衰魏主以其忠懇親任之使兼長秋卿監典後宮出
入卧內年一百一十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遣騎訪
焉又十年乃卒左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
凡朝廷禮儀軍國書詔無不關掌浩不好老莊之書曰
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爲敗
壞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灋曰何爲事此胡
神及世祖即位左右多毀之帝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
然素知其賢每有疑議輒召問之浩纖妍潔白如美婦
人常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既歸第因脩服食養
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讀之弟也修張道陵之術
自言嘗遇老子降命謙之繼道陵爲天師授以辟穀輕
身之術及科戒二十卷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
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錄真經六十餘卷使之輔
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灋其中數篇李君之
手筆也謙之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獨

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
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
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
慮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帝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
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在山中者以崇奉天師顯揚
新灋宣布天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東南重壇五層
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設厨會數千人臣光

曰老莊之書大指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爲神仙者服餌
修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爲金銀其爲術正相戾矣是以
劉歆七略敘道家爲諸子神仙爲方技其後復有符水
禁呪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爲一至今猶之其訛甚矣崔
浩不喜佛老之書而信謙之之言其故何哉昔臧文仲
祀爰居孔子以爲不智如謙之者其爲爰居亦大矣詩
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君子之於擇術可不慎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九

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侍中程道惠勸美之等立皇弟南豫州刺史義恭美之等以宣都王義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瑞乃稱皇太后令數帝過惡廢爲營陽王以宣都王纂承大統赦死罪以下又稱皇太后令奉還璽綬并廢皇后爲營陽王妃遷營陽王於吳使檀道濟入守朝堂王至吳止金昌亭十月癸丑美之等使邢安泰就弑之王多力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踏而弑之

裴子野論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傳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太子皇子有帥有侍是二職者皆臺宰也制其行止授其禮則導達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教者能勸之以名高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愚雖有師傅多以着艾大夫爲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粱年少爲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幼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教命又有典籤往往專恣竊弄威權是以本枝雖茂而端良甚寡嗣君冲幼世繼慈回雖惡物醜類天然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降及太宗舉天下而弃之亦昵比之爲也烏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傅亮帥行臺百官奉鸞駕迎安都王于江陵祠部尚書蔡廓至尋陽遇疾不堪則亮與之別廓曰營陽在天空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弑王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美之議害營陽王乃馳信止之不及

美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即責惡於人邪美之等又遣使者殺前廬陵王義恭具於新安美之以荆州地重恐宣都王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除領軍將軍謝晦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欲令居外爲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秋七月行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南題曰大司馬門傅亮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綬儀物甚盛宣都王時年十八下教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兢悸何以克堪輒當暫歸朝廷展哀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爲辭費府州佐史並稱臣請題榜諸門一依宮省王皆不許教州府國綱紀有所統內見刑原逋責諸將佐聞營陽廬陵王死皆以爲疑勸王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美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赦慈仁遠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愍愍之論殆必不然又美之等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王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當長驅上轡以副天人之心王曰卿復欲爲朱昌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王行曇首仍陳天人符應王乃曰諸公受遺不容背義且勞臣

舊將內外充滿，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乃命王華、摠後任留鎮荊州。王欲使到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楮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甲戌，王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鳴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王以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處王所，乘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魏主還宮，秦王熾磐遣太子暮末帥征北將軍木弈干等步騎三萬出貂渠谷攻河西白草嶺，臨松郡皆破之。徙民二萬餘口而還。

八月丙申，宣都王王建康羣臣迎拜於新昌。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王謂初寧陵還，止中堂，百官奉璽綬，王辭讓數四，乃受之。即皇帝位。于中堂備瀼駕入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戊戌，謁太廟，詔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及孫脩華、謝妃還建康。庾子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爲真晦，將行與蔡廓別。昇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之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癸卯，徐羨之進位司徒，王弘進位司空，傅亮加開府儀同三司。謝晦進號衛將軍，檀道濟進號征北將軍，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訊帝以王曇首、王華爲侍中，曇首領右衛將軍，華領驍騎將軍。朱容子爲右軍將軍。甲辰，追尊帝母胡婕妤曰章皇后，封皇弟義恭爲江夏王，義宣爲竟陵王，義季爲衡陽王。仍以義宣爲左將軍，鎮石頭。徐羨之等欲即以到彥之爲雍州帝，不許。徵彥之爲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揚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柔然統升蓋可汗聞魏太宗殂，將六萬騎入雲中，殺掠吏民，攻拔盛樂宮。魏世祖自將輕騎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統升蓋引騎圍魏主。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魏主顏色自若。衆情乃安。統升蓋以弟子於陟斤爲大將，魏人射殺之。統升蓋懼遁去。尚書令劉絜言於魏主曰：「大檀自恃其衆必將復來，請俟收田畢，大發兵爲二道東西並進，以討之。」魏主然之。九月丙子，立妃袁氏爲皇后。耽之曾孫也。

慕瓚爲主緯代者阿柴之長子慕瓚者阿柴之母弟叔父烏紇提之子也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勦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慕瓚亦有才略撫納秦涼失業之民及氏羌雜種至五六百落部衆轉盛十二月魏王命安集將軍長孫翰安北將軍尉眷北擊柔然魏王自將屯柝山柔然北遁諸軍追之大獲而還翰肥之子也詔拜營陽王母張氏爲營陽太妃林邑王范陽邁寇日南九德諸郡宕昌王梁彌忽遣子彌黃入見于魏宕昌羌之別種也羌地東接中國西通西域長數千里各有酋帥部落分地不相統攝而宕昌最彊有民二萬餘落諸種畏之夏王將廢太子瓚而立少子酒泉公倫瓚聞之將兵七萬北伐倫倫將騎三萬拒之戰于高平倫敗死倫兄太原公昌將騎一萬襲瓚殺之并其衆八萬五千歸于統萬夏主大悅立昌爲太子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二年春正月徐羨之傳亮上表歸政表三上帝乃許之丙寅始親萬機羨之仍遜位還第徐珣之程道惠及吳興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空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辛未帝祀南郊大赦己卯魏王還平城二月燕

有女子化爲男燕主以問羣臣尚書左丞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雞化爲雄猶有王莽之禍況今女化爲男臣將爲君之兆也三月丙寅魏王尊保母竇氏爲保太后竇后之姐也卅祖尚幼太宗以竇氏慈良有操行使保養之竇氏撫視有恩訓導有禮卅祖德之故加以尊號奉養不異所生丁巳魏以長孫嵩爲太尉長孫翰爲司徒奚斤爲司空夏四月秦王熾磐遣平遠將軍叱盧健等襲河西鎮南將軍沮渠白蹄於臨松擒之徙其民五千餘戶于枹罕魏王遣龍驤將軍步堆等來聘始復通好六月武都惠文王楊盛卒初盛聞晉二不改義熙年號謂卅子玄曰吾老矣當終爲晉臣改善事宋帝及盛卒玄自稱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遣使來告喪始用元嘉年號秋七月秦王熾磐遣鎮南將軍吉毗等南擊黑水羌酋丘擔大破之八月夏武烈帝殂葬嘉平陵廟號卅祖太子昌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承光王弘自以始不預定策不受司空表讓彌年乃許之乙酉以弘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丘擔以其衆降秦秦以擔爲歸善將軍拜折衝將軍乞伏信帝爲平羌校尉以鎮之癸卯魏王大舉伐柔然五道並進長孫翰等從東道出黑漠廷尉卿長孫道生等出白黑二漠之間魏王從中道東平公娥清出栗園奚斤等從西

道出爾寒山諸軍至漢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度漢擊之柔然部落大驚絕迹比走十一月以武都卅子玄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初會稽孔寤子爲帝鎮西諮議參軍及即位以寤子爲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傳亮專權日夜構之於帝會謝晦二女當適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遣其妻曹氏及長子卅休送女至建康帝欲誅羨之亮并發兵討晦聲言當代魏取河南又言拜京陵冶行裝艦亮與晦書曰淪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

三年春正月謝晦弟黃門侍郎瞻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以傳亮書示諮議參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二日必至傳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妄使承天豫立答詔啓草言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固封以示晦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遽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邪承天曰尚未至此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

將兵屯義陽將軍自帥大眾戰於夏口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與衛軍諮議參軍琅邪顏邵謀舉兵邵飲藥而死晦立備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部衆情計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問諸將佐戰士三千足守城否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之因曰超必能辦下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即於坐命超爲司馬領南義陽太守轉登之爲長史南郡如故登之蘊之孫也帝以王弘擅道濟始不預廢弑之謀弘弟曇首又爲帝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爲不可帝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乙丑道濟至建康丙寅下詔暴羨之亮晦殺營陽廬陵王罪命有司誅之且曰晦據有上流或不即罪朕當親帥六師爲其過防可遣中領軍到彦之即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駱驛繼路符衛軍府州以時收翳已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是日詔召羨之亮羨之行至西明門外謝瞻正直遣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羨之羨之還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走走至新林入陶龕中自經死亮

乘車出郭門乘馬奔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至廣
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并謂曰以公江陵之
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書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
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誅羨之二子而有其兄
子珣之又誅珣子世休收繫謝暉帝將討謝晦問策於
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
才略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
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主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
丁卯徵王弘爲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楊州刺史以彭城
王義康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樂固復
遣使告謝晦以徐傳及暉等已誅晦先舉羨之亮哀次
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勒兵晦從高祖征討指麾
處分莫不曲盡其空數日間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
乃奉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且言臣等若志欲
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
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豈得沂流三千里虛館七旬仰
望鸞旗者哉故虜陵王於營陽之世積怨犯上自貽非
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
於宋室邪此皆王弘王曇首王華險躁情忌讒構成禍
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秦王熾磐復遣使如魏請
用師于夏初表皇后生皇子劼石自詳視使馳白帝

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帝狼
狽至后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秘之
閏月丙戌始言劼生帝下詔戒嚴大赦諸軍相次進
路以討謝晦晦以弟暉爲竟陵內史將萬人摠留任帥
衆二萬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于破冢旌旗蔽日數
日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晦欲遣兵襲湘州刺史張
邵何承天以邵兄益州刺史茂度與晦善曰邵意趣未
可知不空遽擊之晦以書招邵邵不從二月戊午以
金紫光祿大夫王敬弘爲尚書左僕射建安太守鄭鮮
之爲右僕射敬弘廩之曾孫也庚申上發建康命王
弘與彭城王義康居守入居中書下省侍中殷景仁參
掌留任帝姊會稽長公主留止臺內摠攝六宮謝晦自
江陵東下何承天留府不從晦至江口到彦之已至彭
城洲更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
和之曰彼此共有兩耳擅征北尋至東軍方彊唯空遠
戰登之恇怯使小將陳祐大囊貯茅懸於帆檣云可以
焚艦用火空須睛以緩戰期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使
中兵參軍孔延秀攻將軍蕭欣於彭城洲破之又攻洲
口柵陷之諸將咸欲退還夏口到彦之不可乃保隱圻
晦又上表自訟且自矜其捷曰陛下若梟四凶於廟庭
懸三監於絳闕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初晦與徐羨
之傳亮爲自全之計以爲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